



曹文轩
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引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新风尚

金葫芦

佳作奖

金少凡 著

金葫芦
银葫芦
跟着大风紧骨碌
骨碌到东
骨碌到西
骨碌到你家胡同里



曹文轩
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引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新风尚

金葫芦

佳作奖

金少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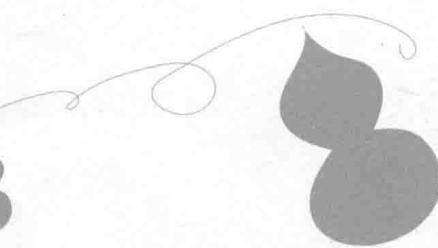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葫芦 / 金少凡著. --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84-0344-6

I. ①金… II. ①金…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0574 号



书 名 金葫芦

丛书策划	王泳波
著 者	金少凡
责任编辑	陈文瑛
助理编辑	张海丽
插 画	刘九鸣
装帧设计	李 璐 蔡 蕾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页 8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84-0344-6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序

为塑造一流的读者而写作

曹文轩

1

我先不谈写作，而谈阅读。因为，作家的写作常常是由读者的阅读决定的。

什么是“儿童阅读”？

是否可以这样定义：所谓儿童阅读，应当是在专家、老师以及有见地的家长指导乃至监督之下的阅读。因为少年儿童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正在形成中，他们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不成熟，甚至不可靠。

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常识：我们是教育者，他们是被教育者。我们在若干方面——包括阅读在内，负有审视、照料、管束、引导和纠正的责任。这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伦理。

当我们摆出一副保护神、代言人的架势，完全不加分辨地尊重他们包括阅读在内的若干选择时，我们怀疑过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吗？人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是在后天的漫长教化中逐步成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他们喜欢，所以好，所以优秀，这

个逻辑关系可以成立吗？

如何确认一些书籍是好的、优秀的，大概要组织一个陪审团。而这个陪审团的组成肯定不能只有孩子，还必须有专家、教育工作者、家长等。只有这个陪审团做出的判断才是可靠的。

2

从读书中获得愉悦，甚至以读书来消遣，这在一个风行享乐的时代，是合理的。对于一般的阅读大众而言，大概没有必要要求他们放下这些浅显的书去亲近那些深奥的、费脑筋的书。因为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有那么多过于深刻的人。对于一般人而言，不读坏书足矣。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浅阅读时代，这个事实无法改变。

但一个具有深度的社会、国家、民族，总得有一些人丢下浅显的书去阅读较为深奥的书。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阅读阶层的存在，才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阅读保持在较高的水准上。

孩子正处于培养阅读趣味之时期，所以，在保证他们能够从阅读中获得快乐的前提下，存在一个培养他们高雅的阅读趣味的问题。这会影响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未来的阅读水准。如果我们不在孩子中进行阅读的引导，我们就不能指望有什么高质量的阅读未来。

我曾在一次演讲中发问：儿童文学的读者是谁？听上去，这是一个荒诞的问题——儿童文学的读者当然是儿童。可是，儿童在成为读者之前，他们仅仅是儿童。他们是怎么成为读者的呢？什么样的作品使他们成为读者的呢？回答这些问题就远不那么简单了。古代并没有儿童文学，但儿童们并没有因为没有儿童文学而导致肉体和精神发育不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没有读过安徒生，但无论从人格还是从心理方面看，曹雪芹都是健康的、健全的。鲁迅时代，已经有了儿童文学，他甚至还翻译了儿童文学，

他与俄国盲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之间的关系还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但鲁迅的童年只有一些童谣相伴。然而，这一缺失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伟人。但不管怎么说，后来有了一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几乎全部的儿童都成了它的读者。无论如何，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篇章。问题是：他们成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培养、塑造的结果，还是仅仅因为这个世界终于诞生了一种合乎他们天性的文学？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在承认儿童自有儿童的天性、他们是还未长高的人之后，提出了“蹲下来写作”的概念。可是大量被公认的儿童文学作家则对这种姿态不以为然。E.B. 怀特说：“任何专门蹲下来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儿童甚至更喜欢仰视比他们高大的大人的面孔。

经验告诉我们：儿童有儿童的天性。但经验同时也告诉我们：他们的天性之一就是他们是可培养、可塑造的。无需怀疑，应该有一种能培养他们高雅趣味和高贵品质的“儿童文学”。

有深度的阅读仍然可以是令人愉悦的，这种愉悦不仅仅是文本给予读者的瞬间乐趣，还在于探究与思考的过程。浅阅读只给读者带来一种愉悦，深阅读带给读者的则是两种愉悦，而这两种愉悦在质量上都一定能超越浅阅读所给予的那种瞬间愉悦。

3

书是有等级的。

尽管都是书，但实际上书与书有天壤之别。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之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之后读的。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是有先后次序的，犹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上面漆。

对于孩子而言，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情调与趣味。

书是有血统的——这是我一贯的看法。一种书具有高贵的血统，一种书则血统不怎么高贵。我这么说，并无这样的潜台词：我们只需阅读具有高贵血统的书，而可将一切非高贵血统的书统统排斥在外。我只是想说：我们并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只是一味地读那些“顺应天性”的书，而没有机会去亲近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文字，毕竟是最高级的文字，它们与一个人的格调、品味有关，自然也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味有关——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民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大概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属于读者的童年，而这个读者在长大成人之后就将其忘却了，这样的作品、作家当然不是一流的。一部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属于这个读者一生的。“儿童文学”由“儿童”和“文学”组成。在适当考虑它的阅读对象之后，我们应当明确：儿童文学是文学。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只会停留在读者的童年，根本无法跟随这个读者一路前行。如果一个初中生羞于谈论他在小学时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果一个成年人不愿提及他的童年阅读史，那么，那些所谓的儿童文学一定不是上乘的。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晚年依然留在他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最大的幸福就在于，一个当年的读者在晚年时依然感激地回忆起他的作品。这个境界对我们而言也许非常遥远，但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对于怀着文学的梦想和对高贵作品的追求而为儿童写作的人而言，他们心中永远都会是文学的春天。

是为序。

写于2018年5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秘 密	003
第二章	潜 入	013
第三章	生人气	023
第四章	东西不见了	029
第五章	大火烧了索家坟儿	035
第六章	剃头匠	041
第七章	挨 打	045
第八章	野 猫	051
第九章	失而复得	055
第十章	唤头再次响起	061
第十一章	四处儿藏	065
第十二章	接头暗号	071
第十三章	金葫芦	079

第十四章	四霸天	085
第十五章	学者吉田	093
第十六章	小吉田斗蚰蚰儿	099
第十七章	苏先生的秘密	111
第十八章	郝先生来对暗号	117
第十九章	吉田的著作	123
第二十章	荣禄墓被盗	133
第二十一章	爆摔日本人	139
第二十二章	老刘找上门儿	149
第二十三章	日本人带走了我妈	155
第二十四章	再求“四霸天”	163
第二十五章	剃头匠救了我	169
第二十六章	再遭劫难	181
第二十七章	一波三折	187
第二十八章	连环计	197
第二十九章	书包里的纸条儿	205
第三十章	他就是“白鸟儿”	211
第三十一章	计划落了空	217
第三十二章	阿波丸号	223
第三十三章	传奇的金葫芦	227
第三十四章	后记·我和小山子的千里寻宝	239

金葫芦

银葫芦

跟着大风紧骨碌

骨碌到东

骨碌到西

骨碌到你家胡同里

胡同高

胡同低

怕它粘了土

怕它粘了泥

磕破了脑袋

蹭掉了皮

人人儿抢

人人儿急

人人儿抓得俩巴掌儿泥

——北平儿歌

秘 | 第
密 | 一
 | 章



院儿里头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抽打声儿。不用瞧，我就知道是老刘来了。他从腰间系着的腰带上，把那条灰不溜秋的黑毛巾拽了下来，在进入我家的屋子之前，抽打着圆口儿布鞋上的土。而他的洋车，就停在了我家院门口儿的不远处。

我妈脸上猛地闪过了一丝喜悦，转而瞅了我一眼后，紧接着又是一丝悲切。

她今儿个没出摊儿，也没让我去上学，专一地在等待着老刘。听见了响动儿，她开始慌张，忙把一件新衣裳扔给了我，自个儿赶紧从抽匣儿里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了的红纸儿，对折了，放在被舔湿了的嘴唇上抿。

我没动。瞅着她的动作有些生厌。

“换上！”抿了几口红纸儿，她离开镜子，朝我走了过来。

我还是没动。对着她的红嘴唇儿皱了皱眉头。

“你要怎么着？我的小祖宗儿！”她把双脚轮番儿地在地上跺着，“你非要把妈给逼死吗？”灰尘从她那露着脚趾的鞋底下升腾了起来，钻入了从破旧的窗洞儿里透过来的那缕阳光里头。

我愣愣地瞧着那股灰尘在阳光里变换着模样儿，之后慢慢地落在缸边儿的两个大包袱上。包袱里头，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儿。

老刘咳嗽了两声儿。

我妈慌忙走到了门前，一把将门拽开了。“呦，您来了？请进您呐！”

老刘把已经看不出本色儿的白毛巾掖回到了腰带上，先瞅了我一眼，然后走了进来。

他的目光立即让我妈的红嘴唇儿吸引了。

“收拾利索了？”他瞅着头上插了朵蓝花儿的我妈咧开了嘴儿。

“利索了，利索了。”我妈推了我一把，脸上堆着笑说：“您先歇歇脚儿，稍打个愣儿。”说着，便走到炕桌儿前面，从茶吊子里头倒出碗茶水来递过去。

“小叶儿冰片！”老刘呼噜地喝了一口问：“张一元的？”

“张一元的。”我妈讨好地望着他，说：“张一元的，还成吧？”

“敢情！”老刘说完就立即又呼噜了几口，“地道！”

老刘“咕咚咕咚”地喝完一碗，我妈赶紧又给他斟茶。一面儿斟，一面儿不住地瞅我，瞅那件儿衣裳。

老刘也把眼瞅在了那衣裳上。

我还是没动。

那衣裳是老刘出钱给扯的布。按照我妈的意思是让我给我一身儿新衣裳，还有鞋，可是他就只给我扯了一件儿上衣的料儿，说：“小子家家儿的，弄件儿褂子就得了，要什么好儿！”

老刘见我妈又斟上了水，就端起来，凑近了我妈问：“你的呢？”

我妈顺手儿指了一下炕上放着的小包袱。

老刘撂下茶碗，走过去，把包袱解开，把新衣裳拿出来，展了展，就往我妈身上穿。“换上我瞅瞅！”我妈脸儿一下子便涨红了，忙把衣裳扯过来：“去，背过身儿去！”她悄没声儿地把旧衣裳脱下来，换上新的。把那双露了脚趾的鞋脱了，用毛巾把脚擦了擦，穿上洋袜子，蹬进了新鞋里。之后，又很仔细地拿红纸儿在嘴唇上抿了抿，在脸蛋儿上涂了涂。

“好看！好看！”老刘不知什么时候儿已经把身子悄悄儿地转了过来。他伸手儿把我妈的身子扳正，瞅着蓝花儿布衣裳和黑绸子面儿新鞋赞不绝口。

我很腻歪地瞪了他一眼。

这一眼，他似乎是注意到了，立即从我妈身上缩回了手。

我妈迟疑了一下儿，走到了我身边儿，拿起我的那件新衣裳来，给我披上。

我还是没动。不是我不听话，我是不想离开这个家，同时，我还惦记着这屋里的一样儿东西。我把眼睛放在了墙犄角儿的那口缸上。紧瞅着它。那是个秘密，也是一个约定。一个黄油纸包儿，就在缸下头埋藏着。埋它的时候儿，我爸特意把我叫到跟前儿：“鹰子，你是大孩子了。”他用从未有过的庄重跟我说：“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爸就把一个秘密告诉你！把一件事儿托付给你！”我俩眼紧瞅着他手里捧着的黄油纸包儿，心里慌慌地等着他说那个秘密。我爸问我：“知道市面儿上传说的那只金葫芦吗？”我连忙点头儿说：“知道，那是一件儿宝贝。”他又问我：“知道一个叫翁同龢的人吗？”我又赶紧点头儿说：“知道，他是光绪和宣统两位皇上的老师。”我爸说：“对，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儿，他知道许多宫廷秘密！”他说：“金葫芦不仅是个宝贝，并且还是‘老佛爷’临死之前留给后人的一个秘密。这个纸包儿里头，是翁同龢的日记。这本儿日记顶顶重要，是八路军通过关系，拿性命儿换来的，有了它就能研究出那只金葫芦的下落儿，明白吗？”我赶紧点头儿说：“明白！”我爸就把那个黄油纸包儿交到我手里头说：“爸现在做的是一个随时都会掉脑袋的事由儿，你记住了，万一要是爸出了事儿，你一定要把这个

东西交给八路军！”我一听便有些害怕，连忙说：“爸，您不能有事儿！您不能离开我跟妈！”我爸见我眼泪儿下来了，就一把给我擦了，说：“鹰子，不兴这样儿，要像个男子汉！听爸说，万一爸要是出了事儿，你一定要把它交给八路军！”我擦干了脸上的泪问：“怎么交？”我爸说：“会有人找你联系。你记住暗号。”说给了我暗号之后，我爸让我帮把手儿，在院儿里给站个哨儿，有人来了，就咳嗽，之后就挪开了那口缸，拿起家伙儿来在地上刨了坑，把那个黄油纸包儿埋了进去。“鹰子，要小心谨慎，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儿，把它交给八路军，然后协助八路军，再找到一个叫‘黄鼬’的人，他正等着这些材料儿呢！”我问我爸：“咱们现在直接把它交给‘黄鼬’不行吗？”我爸拿手胡噜了我的脑门儿一把，说：“傻小子，要是那样儿敢情好，可是这本儿日记跟那只金葫芦一样儿，日本人、北平的黑帮们都扒着俩眼儿紧盯着呢！都想把它弄到自己个儿手里！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八路军采取了单线儿联系，咱们负责把东西交给八路军的联络员，而‘黄鼬’的联络方式只有那个联络员才有，明白吗？”我连忙说：“嗯！”我爸最后又嘱咐说：“另外，这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你妈。”我问：“为什么？”他说：“女人家家儿的，胆量儿小，容易坏事儿，懂了吗？”

埋藏完那个黄油纸包儿，我爸去了门头沟煤矿，打那儿就再没回来！

“鹰子，听妈说，听话啊……穿上……我们鹰子最知道心疼妈……”我妈开始帮我穿那件儿新衣裳。那一瞬间，我见她的眼睛里泛起了潮润，一颗泪珠儿已经挂在了眼角儿上，我心里一热，就顺从了她。她把我的胳膊塞进袖子里，再抻